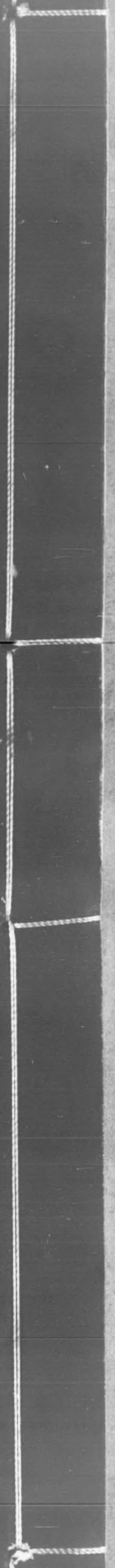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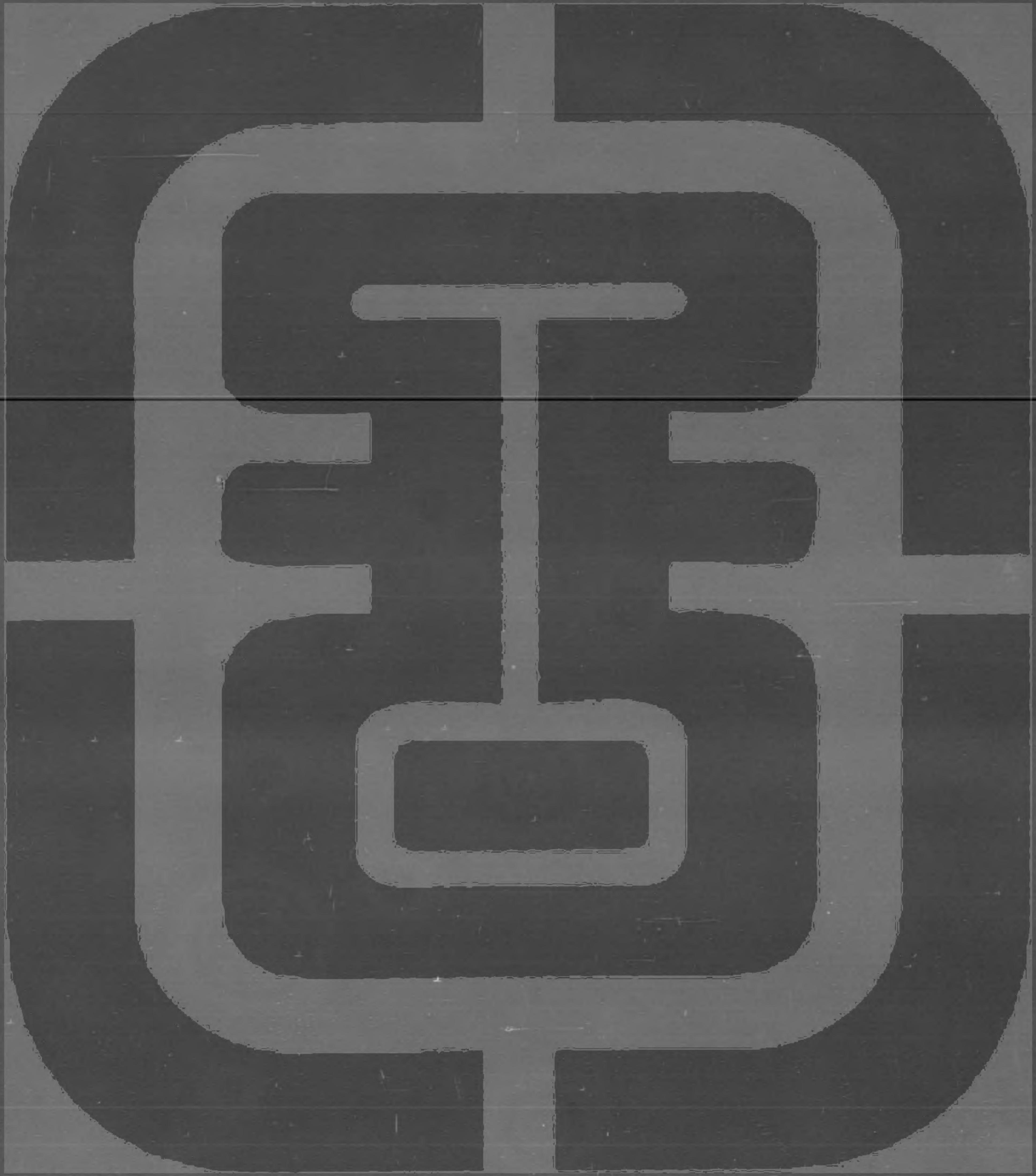


XIII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六

伯陽南論三川震

南陵徐乃昌校甚經籍記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韋氏曰西周三川皆震焉亦皮之所近也三川在

洛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

伯陽父曰周將亡矣

周伯陽父大夫也言民

氣不失其序也

若過其序民亂之也

過失也言民者不敢斥王陽

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

蒸升也陽氣在下陰氣在

於是地有地震

陰陽相迫氣動於下故地震

全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

而鎮陰也

鎮為陰所鎮策也

陽失而在陰

陰在下也

源必塞

地動則白

源塞國必亡

國依山川分源塞故國將亡

夫水土演而民用也

水土

氣通為演演猶潤也

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

水

不明土括不養於之財用昔伊洛竭而夏亡竭盡也伊出熊耳洛出

近河竭而商亡商人部皆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二代之季

謂紂也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依其精氣山

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水泉不竭若國亡不過

十年數之紀也數起於一終於十夫之所棄不過其

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東遷謂平王遷於洛邑

單襄公論卻氏必亡

晉既克楚于鄆韋氏曰晉厲公使使卻至告慶于周

卻至晉卿温季也告慶于周將行也未行王叔簡公

飲之酒王叔簡公周大夫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詵

也明日王叔子與諸朝卻至見卻相公與之語卻相公

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與温季以為必相晉國相

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

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

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疆之背宋之盟一也薄德而

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

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臯不由

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

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疆禦三也行列

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
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彘范不欲我則
彘之戰而勝是吾勇也且夫戰也微謀無也言吾有
三伐伐力也三伐勇禮仁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
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
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
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
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荀伯荀趙宣子林父也趙宣子
未有軍行而以政宣子弟今欒伯自下軍往欒伯欒是書也是
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三子荀趙欒也若佐新軍而升

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
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欲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
非以讓也惡蓋其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
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
其上獸惡其網為其害已民惡其上為其病已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
民之不可加也加猶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死焉
則能長利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
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况在侈卿乎其
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倣之以晉而卻

至兆天以為已力不亦難乎兆偷也兆天不祥乘人不義

乘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勝之且卻至何三伐之

有夫仁禮勇皆良之為也民力所為以義死用謂之勇若富也

奉義順則謂之禮謂若管仲畜義豐功謂之仁謂若孤

偃輔姦仁為佻謂獲鄭伯而舍之姦禮為羞謂見楚

君而姦勇為賊謂逐楚卒夫戰盡敵為上守蘇同順

義為上守和同謂不相與戰而故制戎以果毅戎兵也

果致果制朝以序成序成也田戰而擅舍鄭君賊

也棄毅行容蓋也謂下趨也畔國即讎佻也即讎人謂

故鄭伯欲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替廢也以吾

觀之兵在其頸不可父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

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卻至能勿從乎卻至歸

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伯輿周大夫獄

與伯輿爭政王佐伯輿王叔不勝遂出奔晉○按左傳

成十六年云晉侯使卻至獻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

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仁乎位於七人之下而

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

明之可乎以二書參校則內傳之言簡而粹矣

單襄公論晉君臣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韋氏曰厲公州

遠步高晉卻錡見單子其語犯卻錡晉卿卻克之子卻

躒見其語透卻躒晉卿卻錡之族於人卻至見其語伐

卻至晉卿卻犖之弟子溫齊國佐見其語盡國佐齊卿
季昭子也伐好自伐其地齊國歸父之
子自武子也盡者盡其心
意善惡褒貶無所諱也
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犖
之諸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二卻其當之
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
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
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自以定體足以
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容不正目以處義足
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則不存體存在而足不步
則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
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五以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

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目棄

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

踐德踐履也動口以庇信庇覆也言行耳以聽名者也

耳所以聽別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喪亡也步言視

二為偏喪有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視與

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

寔疾憤高者近危疾厚味寔腊毒厚味喻重祿也腊取

厚者其今卻伯之語犯叔适季伐犯則陵人适則誣人

伐則拚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三怨

也拚拚猶與雖齊國子亦將與焉於禍也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

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招舉也唯善人能受盡言思聞過也齊其有乎言無也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

子叔聲伯論郤氏多怨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韋氏曰子叔聲伯魯大夫公孫嬰齊也謝季文子者魯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諸季文子於晉晉人執之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且請之郤犇欲與之邑弗受也郤犇晉卿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苦成叔也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

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二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然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其君謂厲公也勝敵而歸必多私多變臣也立新家勝敵敗楚也大夫稱家立新家謂立所幸胥童之屬為大夫不能去舊不能去舊卿也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言郤氏多怨民所始也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

季文子論妾與馬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韋氏曰仲孫它魯孟獻子之子服它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

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愛各也華文子

曰吾亦願之願華後也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

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

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以德榮顯者可

以為國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它之父仲孫蔑也

獻子囚之七日也囚拘也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

子服即它也馬餘不過稂莠餼秣也稂童稂也文子聞

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史蘇論驪姬敗國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

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梓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

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命司

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

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

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

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辜焉何以事君

大罰將及不准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

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廖臣之

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

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

我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亡無日矣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

奚齊其姊生卓子韋氏曰女子同生謂後驪姬請使申

生處曲沃以速懸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晉

都絳以傲無辱之故言此三子為鎮於外以公許之

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

以驪姬為夫人。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封厚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離也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信古申字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美也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立其子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

且深亂亂必自女戎。女戎女兵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天子而逐二公子。二公子謂重耳奔翟夷吾奔梁君子曰：知難本矣。

趙宣子論事君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韋氏曰：宣子趙宣孟盾也。獻子韓厥也。

也司馬掌軍大夫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干犯也。行軍列也。

獻子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

而莫戮其車。朝莫喻速也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

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比義也。阿私曰黨。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舉

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任公為義吾言汝

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

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平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鬬且論子常必亡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韋氏曰鬬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在也子常與之

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

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始必

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

財用貨珠玉之屬自然物也貨馬多則養求者衆妨財力也國馬足以行軍困馬

也十六井為一戎馬一公馬足以稱賦馬也稱舉也

賦也兵不是過也公化貨足以賓獻賓享贈也家貨足以共

用家大也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郵過也民多闕

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

日之積恤民之故也精儲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及也

成王楚文王之子顯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

糗寒粥也筐器名也羞進也至于今令尹秩之也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

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祿奉也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

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曠

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也死無日

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城若敖氏唯子文之

後在至于今處。鄧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子發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多壘。道瑾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放依也是之不恤而畜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畜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能蹙。不獲而死。靈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其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叔向母論娶左氏昭二十八年夏六月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杜氏曰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

叔向曰。吾母多而無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無子鮮少。媵母氏性

不。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

時巫臣已死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也兩卿矣。孔寧儀行

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

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

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子貉死在宣四年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

女黶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黶而其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

玄妻。以髮黑故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之君長生伯封。實有豕心。

貪恡無厭食慾類無期謂之封豕類矣也有窮后羿滅之

夔是以不祀羿篡夏且三代之亡其子之廢皆是物也

夏以未喜殷以迪已周以襄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爲哉夫有

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叔向懼不敢取

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容子

母叔向嫂伯華曰長叔以生男兄弟之妻姑視之及堂聞

其聲而還曰是豺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敬姜論勞逸

公公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

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韋氏曰季孫康子也其以歎爲不能事

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君吾

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

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

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

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脩陽政日日中考政與百官

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

載糾虔天刑此因夕月而恭敬觀天日入監九御使潔

奉禘郊之粢盛官主粢盛祭服者而後即安即就諸

侯朝脩天子之業命命業事也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

典常也夜傲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傲戒也工官卿

大夫朝考其職在公之官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序次也夜

元其家事而後即安治也士朝而受業受事於朝晝而講貫

貫習也夕而習復復覆也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憾恨也

先公後私之義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

織玄紃紃統所以縣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紃既織紃又

從下而上不結紃纓之無紃者也卿之內子為大帶適妻之

曰內子大帶緇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列士之妻加

之以朝服天子之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

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社而賦事烝而獻

功社春分祭社也事廣桑之屬也又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男女效績效則有

辟古之制也績功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

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

夫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也

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

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

之季氏之婦不淫矣按敬姜及叔向母皆賢婦也故綴其末

右春秋諸賢論說之辭

議論五

王斗對齊宣王戰國策下同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
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
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
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
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
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
相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
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耘
之耘失也春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不先君好馬王亦
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

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近於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
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麒麟驂耳王之駒已
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
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
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
亦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
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
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
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按此篇生亂
語失之大峻四好之幾亦鄰於戲玩而大槩要有取焉
齊策又有類獨者進說與斗略同而其言有曰堯有九

佐舜有七友禹有五臣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又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貴寶矣然大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也然而形神不全獨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娛此亦名言也以其大體不粹故削之

田需對管燕

管燕齊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能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厭食而君鵝鷺有餘食下宮糶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貴士以所重事

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宮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鮑氏曰纏束書於矢上以射城中遺燕將曰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念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

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
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
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
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石
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
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燕
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
迷惑粟腹誤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
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
大臣不足恃國敝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

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
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

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申歸報燕王燕王必喜

云云皆誘惑燕將之辭非事實也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

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

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指燕棄世

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

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孰計而審處一

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

名昔管仲射相公中鈞裏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

東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劔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

駭威信，是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志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意謂曰：發即命而此書以齊閔為宣王，蘇代為蘇秦，事時不合如此者甚衆，得為後人傳錄之，遂至於此章，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則非後人謬矣。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振為之以補之。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觀此史及大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略其牝牡，騷黃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魯連子特為齊計耳，故勸之以休兵歸燕，又勸之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於其文而不察。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鮑氏曰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又侯董從鄢

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也董從謂輩出則一人從之專淫佚侈靡不

顧國政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悖音背將以為

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

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表楚國必亡大臣請避於

趙淹留以觀之淹亦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鄢

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成陽流謂走揜覆也謂自匿於是使

人吹竽徵莊辛於趙徵謂召索也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

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

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天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

牢開養之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

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

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

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鉛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

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囓白

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

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

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

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

俯囑鮭鯉仰囑陵衡衡香奮其六翮以凌清風飄揚乎

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

邊廬集韻邊可為城廬同黑弓也治其矰繳矰七射矢繳生絲縷將加已乎百

刃之上被監磻集韻利也磻以石着維繳也引繳繳折清風而松矣

以繫矢從高集韻松下也如折然故書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鼎夫黃鶴

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

山飲如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

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

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楚子誘蔡靈王殺之于申蔡靈侯之

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

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封而載方府之金方金

其所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

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阻塞之內而投已乎鼂

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憂怍身體戰栗於是乃以執珪

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鮑氏曰謂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

隅而收之系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為無事此策為有力焉柳子厚漁者對智伯傲此辨

觸龍請長安君為質

趙太后鮑氏曰惠文王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

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君成母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

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

其面左師官名觸誓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

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

父不見宜得罪今自寬而求見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病足因恐后

不能前亦自怨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

飲得無衰乎曰恃輦貴且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彊

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

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其子也最少不

肖而臣哀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尸祝之服所謂補服也以衛

王宮沒死以聞沒者沈溺無見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

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死則填壑太后曰丈

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

異於丈夫而有甚焉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媼女老婦燕后

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

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

泣念悲其遠也念且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

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失意於燕反耳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

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

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

獨趙微猶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此其

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

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謂名位金土

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

及今今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

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

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

齊兵乃出子義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

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

臣乎鮑氏曰觸龍言說毅皆以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強諫於廷怒罵於坐髮止衝冠自恃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二士有焉

魏牟對趙王

建信君貴於趙魏公子牟過趙趙王迎之有顧則反顧反至坐

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

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及帛則王之國大治

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

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

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

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

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矣先王不血食

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

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
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輶也輶車旁也以輦喻故云

趙客論建信君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
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
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
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
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
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
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

矣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

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彘雍者鮑氏曰彘雍

有彘則外眼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彘雍者使

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優饒也言愛之甚一日倡此皆能

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

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訓月

照天下食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王斗魏牟及此

於言諸一口所謂擇義人心之所同然者與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嬰鮑氏曰魏氏觴諸侯於汜臺酒酣請魯君舉觴共

公魚君興避席擇言擇善曰昔者帝女蓋弄今儀狄時

人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

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噉噉口有所

食喜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

至旦不覺寤而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

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

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

臨彷徨自上觀下曰臨集韻仿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

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蓋莊今主君

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

閭須皆美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蓋莊之樂也

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

王稱善相屬

趙良說商君史記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

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

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

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

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

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及聽

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彊彊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堯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不如一士之譎。譎，武王譎，譎以昌，殺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

見行而無資，自強於秦，客也。禍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言焉。相秦六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效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益穢於府庫，德行施於五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望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

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之度社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懼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鑿乘持矛而操闌戟者旁重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言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以望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主顯巖穴之上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

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龍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日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
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謂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敗公子却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也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樂毅報燕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

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
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
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
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
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
先王過舉則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
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此自叙所
以事先王之由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
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
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

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
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
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發兵擊齊以天之
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
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
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
於寧臺臺名大呂陳於元英宮名故鼎及乎歷室當作曆室
徐廣曰磨歷徐廣曰磨剗立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
也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
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

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此叙王所以臣聞賢聖之君功

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

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

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

令慎庶孽施及乎明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

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

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

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

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此下自白所以去

燕之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

之誅謗墮先王之各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

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忠臣去國不繫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此結

之意而安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

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燕昭王以樂毅為將五

郡縣以屬燕唯獨昌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

惠三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

單聞之乃縱反問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

不卑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

而王亦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

樂毅得齊反問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

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魏曰

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

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

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淄燕惠王後

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恐樂毅之降
 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
 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復
 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
 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設寡人寡人之
 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以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
 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
 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
 報書云云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
 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樂間居燕
 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
 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
 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鄒魯
 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趙圍
 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
 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
 故君消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
 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
 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
 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

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
 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
 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
 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
 也出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
 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
 得於君矣且出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
 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
 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
 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然惡未見而明棄之
 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
 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
 怨於外恐其適是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
 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
 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
 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交於魯三
 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柝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
 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兩柝下惠不以三黜
 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異僻寡人之

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止慝心，以成不過，而願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敢以書請之。樂間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魯仲連責新垣衍

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

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是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

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
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
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
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
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
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
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
介士見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
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
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

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柰何。
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
曰。燕則吾請以從。矢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
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
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
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
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
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
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此語不可為訓而母婢也。
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

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激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激之不動 又愈激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

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筍，攝衽抱枕，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筍，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向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祿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

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魏公子無已。奪晉鄒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然身不復見。按魯仲連之語。不皆粹以其反復言。

帝秦之害。有助於當時而雄俊。明辯可為論事之法。故取焉。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澤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當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

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大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讓。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

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怒。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王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王聖臣賢。天下之盛福。

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于忠而不能存，敖于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僂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聞，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

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博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信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植穀，富國足家，疆土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閔天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

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勾踐
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
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
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
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
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
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多怨已讎而
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鶴
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
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

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
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
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
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
勇疆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忘國夏育太史噉
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比日乘至盛而不返道
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
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
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
無一事力由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

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宦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

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譽章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貧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誣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

賜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
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
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
公吳越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
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
何君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
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
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君焉
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
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反者

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
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延見
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
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出
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
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
因謝病請
歸相印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
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徐廣曰呂靜曰鷺野鳥也音龍小矢
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
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

魏燕趙者。騏驎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
龍鳥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
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
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
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
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
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
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虜擊邾國。大梁可得而有
也。王績繳箭。箭孫廣曰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
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澹新繳。射嗜

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言。夕發。沮立。夜加。
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
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二國布弮。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
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
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日而盡
也。余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
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郢。
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澹新繳。涉郢塞。而待秦之倦
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
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

臂傳楚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
奮翼鼓祗方二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
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
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
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
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
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信陵君諫魏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
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矣好利無信不識

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
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
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
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
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
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
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
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
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
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

上黨而攻疆趙是復得闕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
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
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
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今江夏龜縣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
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蔡左徐廣曰一召陵與
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
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
固有懷茅徐廣曰在脩武邢丘徐廣曰有平阜城垓津以臨河
內河內其汲必危徐廣曰汲有鄭地徐廣曰成阜得垣
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決滎澤水灌大

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

陵郡征菴有安陵亭也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

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

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患

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有河山以闡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

徐廣曰林鄉在宛縣以至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

臺墮垂都焚二云魏山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

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監屬河南

闕止作監字闕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

在東平頃昌縣

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
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闐之無周韓而間
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
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
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
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
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拔韓之質以存
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
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
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直韓上黨於其密使道安成

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
國韓必德魏受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
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
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
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論事之法

按此書於秦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若指諸掌而文特奇妙可為

蘇秦說六國合從

蘇秦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
帶渭東有閼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
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無帝而
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
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
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

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
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碣石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
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
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
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車殺將無
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
甲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
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
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
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
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
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德比涉易水不至四五日
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
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
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
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
迫疆趙南近齊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
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
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知相人臣及布衣之
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

雖於前奉陽君如君而不住事是以賓客游上莫敢自
盡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
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
民安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請言外患齊秦為
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請言外患齊秦為
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請言外患齊秦為
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
陽而巳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函裘狗馬之地齊必
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
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
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
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
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無接此三策者不可不
絕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無接此三策者不可不
孰計也夫秦下軼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
銷錄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
則必舉兵而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
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

東之建國莫疆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
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
清河北有燕國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
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
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不
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
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則過必中於趙
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
咫尺之地所以為君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
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
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疆弱內度
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
已形於胸中矣豈待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秦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秦料
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井力西鄉而攻秦秦
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
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
衛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樹美
宮室聽琴瑟之音前有樓閣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因
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衛人日夜盼以秦權恐

惕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
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疆兵
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
齊楚燕趙之從親以畔秦今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
之上通質刻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
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
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
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皋魏塞其道趙
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
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
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
師以佐之諸侯有不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
國從親以擯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
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
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
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
雙錦綉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
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
欲軍兵蘇秦忠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
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

宜陽商及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陜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穀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起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背近者鏃奔心韓卒之劍戰皆出於其山棠奚墨陽合躡鄧師死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鷓鴣焉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快一肉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助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韓韓王勃然作色攘臂腹目拔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黃素無胥西

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无所獨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輳設製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休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天按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元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補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約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三十萬屬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以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虜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剖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抄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憲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散邑趙王使臣效愚

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
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故以國從因東
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
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
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
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
海也臨淄之中七万户臣竊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
七十二夫一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
一万余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
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塗車數擊六有摩
連社成帷舉快成幕揮汗成雨家數人足志高氣揚
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
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
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
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
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
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宿韓魏
之地過衛晉陽之道徑平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
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
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韓魏虛喝驕矜而不

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
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
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
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故以國從乃西南
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陜
塞鄒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万匹粟
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
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
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
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
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
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
至而右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
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
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
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
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
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

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衛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事秦者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天罰之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秦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散邑楚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卒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自料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

李斯諫秦王書

李斯為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灑渠已而文見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

我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後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无富利之實而秦无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陳煥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

簪傅幾之珥阿縞之衣錦綉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
雅化佳谷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鏡彈箏
拊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
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鏡而鄭衛退
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
者逐然則非所以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
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
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
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
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異國四時
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敵也今乃棄
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
不敢西向裏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
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
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
於諸侯未國无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
李斯官○按魏秦游說之士李斯焚書之人其辭雖
工不當与正宗
之列姑附于此

陳餘遺章邯書

秦二廿二年章邯領羽相持未
戰秦軍數卻二卅使人讓邯

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二日趙高不
見有不信之心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相國
趙高顛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
免於死願將軍執計之陳餘亦遺邯書云

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

服趙恬也攻城略地

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

數千里

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

竟斬陽周

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恬賜死死於此

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

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

諛日父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

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父多內隙有功亦誅

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
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
還兵與諸侯為從師古曰還兵謂迴兵內嚮以攻秦也南面稱孤孰與身
伏斧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羽欲約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大破之邯使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水南殷虛上

酈食其說齊王廣

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掄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救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議栗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救倉廩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

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內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廼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

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

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蒙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

安君破北魏舉二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

隋何說淮南王布

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

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隋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見之

隋何云云

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隋何曰大王與項王俱

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
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
自將為楚軍先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
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
王宜埽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埽者謂盡
舉之如掃地之為
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
曰斂
手曰拱孰誰也言不
動搖坐觀成敗也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
空名以鄉楚師古曰提舉
也鄉讀曰嚮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
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
負之以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加
於身上若言被也以其背明約而殺

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
臯滎陽下蜀漢之臯深溝塹壘分卒守徼棄塞楚人還
兵間以梁地服虔曰梁在
楚漢之中央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
羽從齊
還當經梁地八九
百里乃得羽地也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
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
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言
易也罷讀曰疲
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
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
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
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

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

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

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

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方在，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

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

何因說布曰：事已備，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

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

右戰國策士談說之辭。凡十有九事。按：鄒陽傳：梁孝

王令人刺殺。袁

盜事敗，王恐誅。思鄒陽言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

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

計。往見語以其事。王先曰：子行必往見王。長君者，美

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者，王

人兄也。後封為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竊聞

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

理者，今袁盜事即窮，竟。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

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青臣矣。臣恐長君危於

累如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為之奈何？陽曰：

長君誠能為上精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曰：固自結

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

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

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

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庠。夫仁人之於兄弟，

无藏怒无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

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女不探其情而誅

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逸賊，春秋以為親親之

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

過也。以是說天子，徵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

而國未遠，故談說之士巧於解人主

之意如此。然陽之言近於正，故附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六

聖